

朝向專業化的社區工作發展



李易駿

壹、前言

雖然社區工作被視為是社會工作的三大工作方法之一，但在專業發展程度上，社區工作的發展未能如個案工作、團體工作般有明顯的專精化發展。隨著近 20 年來的經濟全球化造成不少國家出現經濟落後及被壓迫地區，世界主要國家乃藉由社區型政策作為對抗經濟全球化的政策工具之一，社區工作這種專業助人方法乃再受到重視。同樣地，社區議題在臺灣也再次受到重視，並出現再一次的新發展。在此新一波的發展中，不少的學者積極投入社區工作專業知識的建構與累積，但就專業方法來看，社區工作仍未能如個案工作或團體工作般，發展出可提供專業者進行可操作化的引導。本文試圖從專業發展的角度來探討臺灣地區的社區工作，討論從歷史經驗及當前概況入手，進而提出對未來的展望，期待可以引發有志者的相互討論，及促進社區工作與社區發展計畫的發展。

貳、對社區的「工作」之再檢視

雖然社區發展與社區工作的概念已被廣泛使用，但是，社區工作的意義與內涵為何，學術界仍有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見。有些學者將社區工作與社區發展直接相通而互用（如黃源協、蕭文高與劉素珍，2009），而有些學者認為社區發展是廣義的社區工作（如甘炳光與莫慶聯，1996）。有些人則認為社區工作與社區發展並不相同（如李易駿，2012）。本文乃偏重於灣本土的情境¹，而採取社區工作與社區發展不相同的觀點，將先進行社區工作與社區發展二概念異同的探討，再對社區工作之未來發展與挑戰予以討論。

一、社區發展的性質

社區工作這個概念，有時會被視為與社區發展是同義的字詞，特別是臺灣社會工作及社會福利發展，乃由 1965 年的社區發展政策作為重要的開端，因而，臺灣的社會工作及社會福利與社區發展間仍存在著歷史性的關連，而更易將社區工作及社區發展視為是同義的概念及內容。甚至於人們普遍使用社區發展名詞指稱社區工作相關議題。

在臺灣的社區發展計畫推動上，社區發展自 1968 年推行以來，在不同歷史階段中各

發揮不同的功能，達成不同的政策目的。所謂社區發展，徐震（2004）的說法是最常被引用的解釋：「社區發展」最早出現於 1947 年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推廣組的刊物，及 1948 年英國海外殖民地事務署的夏季會議報告「對非洲社會進取心的鼓勵」一文中。至 1950 年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在工作計畫中開始使用「為社區自助而設立農村中心組織」等字樣；1952 年聯合國正式成立社區組織與發展小組（U.N. Unit on Community Organization & Development in Secretariat）（引自徐震，2004）。聯合國將「社區發展」一詞界定為「一種過程，人民自己努力並與政府當局合作，以改善社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把社區與整個國家的生活合為一體，俾其對國家的進步克盡其最大的貢獻。」（引自徐震，2004）。在這樣的解釋及界定下，雖然，社區發展可以視為是一種結合人民及地方資源進行改變以促成進步發展的方法，又社區發展雖亦強調歷程性的改變，但是對改變結果之重視是不言自明的；再者，在社區發展的作法中，政府是促成社區改變不可缺的角色。

另外，再從社區發展推動的背景來看，其歷史背景乃是聯合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用於協助亞非等國家進行重建的主要策略。因而，亦有學者認為社區發展乃是適用於落後地方、第三世界國家的方法（徐震，2004）。亦即，社區發展是一種在特定條件環境下的國家政策計畫，即社區發展雖在聯合國的推動下而具有學術討論的空間，其中國家施政計畫／方案的性質仍是相當強烈的。

當然，就施政計畫的角度來看，所謂的社區發展計畫，乃是包括以社區發展的精神

或方法所推行的施政方案及計畫。即在地方規模層次上，透過結合社區（民間）資源所進行的施政。如果，用這樣的概念內容來檢視臺灣的實況，所謂的社區發展計畫及施政，除了一直以來由內政部主責推行的社區發展外，尚可包括 1990 年以後的社區總體營造及各部會所推行於社區鄰里層次的各種計畫。

就臺灣的歷史經驗來看，臺灣的社區發展始於 1968 年，40 年餘年來，社區發展計畫在不同歷史階段中各有不同的政策目標並發揮不同的功能。首先，可以 1990 年代為分野，區分為內政府主責（1990 年以前）及各部會施政計畫多樣態（1990 年迄今）二大階段。在 1990 年代以前，社區發展的主要政策目標乃為：在以基層建設為中心的社區發展（1965-1980）、透過社區文康活動擴大社區中的志願服務（1981-1990）（臺灣省社會處，1990：128；李易駿，2011）。而在 1990 年代以後，各部會因應施政的需要，而透過基層組織於社區里鄰推行各種政策計畫，其施政目標則各自回應各施政部會的功能性任務。包括內政部也透過「社會福利社區化」的政策計畫，期待由社區里鄰來協助政府執行地方性社會福利輸送的任務。

就國家施政計畫／方案的角度來看，關心的是政策如何被執行及執行的成效如何。進而吾人可以理解所謂的計畫推動，乃著重於如何透過計畫管理及考核（評鑑、競賽）確保各社區方案的成果，及累積出全國性計畫的總成果²。即無論是何種的提案機制、甚至是人力培育規範，在透過補助、委託的執行方式下，成果及成效仍是核心的關懷。

正由於社區發展具有強烈的政策方案特性，而強調問題解決的時效及權變性，而致使即使是在聯合國的層次上，在工作方法及知識技能層次上，所倡導傳播的仍是原則性理念。如 Ross（1955）所倡導的社區發展原則³即為一例，但也僅止於工作原則，而沒有更進一步的工作方法及技術，亦未發展出系統性知識。同樣地，在臺灣推行 40 年餘的社區發展政策計畫，亦未在工作模型、專業技能、甚至是理論架構等方法及理論面有所累積。

另外，在推動的主要人力方面，在概念上，社區發展強調以居民組織作為工作的主力，並輔以政府人員及專家的指導協助。在臺灣的實況中，則以基層行政人員對居民（及居民組織）提供行政指導為主，並沒有提供專業人力進入社區協助居民的機制⁴。

二、社區工作的性質

所謂的社區工作，一般而言，常被與個案工作、團體工作共同被視為是社會工作的三大方法。即社區工作如同個案工作、團體工作般，是一種助人的方法。無論學者們以何種方式來定義社會工作，即不管是強調問題解決、功能促進、能力提升或追求幸福，學者多強調社會工作者的專業助人角色，及在個人、家庭及社區環境層次的介入及促成改變（Farley, Smith and Boyle, 2006; Ambrosino et al, 2008；林萬億，2006；李增祿，2007）。就這樣的定義及內容來看，所謂的社區工作作為社會工作三大工作方法之一，乃是一種專業的方法、是一種工作，是由專業者來執行的活動。

在對臺灣社會工作專業的探討中，學者們多認同社會工作是：有專門的知識與相關的理論體系、具實際工作上所需的專業性技巧、由心智成熟且受過特殊專業教育訓練者來提供服務、由實際的工作過程中融合了實徵性知識與藝術形式、對相關領域的知識理論能作深入探討與應用、具有服務人群及貢獻社會的崇高理想和使命、有共同信守的工作守則與倫理規範、是以一套價值作為基礎的專業（李增祿，2007；曾華源，2007）。

亦即，如果說，社區工作是一種由專業者提供服務的專業服務⁵。顯然地，這種服務活動及提供服務人員必須擁有一定的特性，且這些服務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及效果。而在由專業者執行的專業助人歷程中，則隱藏著所謂的助人服務是專業者視受助者之需要而規劃的。如果參照個案工作及團體工作的歷程來看，則或仍依循著：「開案」、「評估」、「擬定服務計畫」、「執行服務計畫」、「評估服務成效」、「結案」的歷程。

當然，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在社區工作成為社會工作的工作方法之一的過程中，所謂的社區工作乃來自於社區發展與社區組織的工作方法（Farley, Smith and Boyle, 2006；徐震，1985；蘇景輝，2004）。或許是因為社區工作之方法有源自社區發展之處，而致存在將社區工作與社區發展混用的情況，或認為社區工作與社區發展在廣義上是相通的（甘炳光與莫慶聯，1996）。

雖然，社區發展在社區工作專業方法的發展初期扮演啟發性的角色，但社區工作一旦成為專業工作方法，乃有超越社區發展方法之處。而亦被期待呈現出所謂的專業之特

質，即：由專業者提供服務可以有較高的成效、專業者在服務的歷程中遵循一定的倫理、以及專業者所提供的服務是依據科學知識所建構的、是系統而穩定的，同時對服務過程保留有工作記錄而可茲查對。顯然地，目前臺灣地區的社區工作者及社區工作服務活動，與上述的期待尚存在相當的距離。

三、社區發展與社區工作異同

基於以上的討論，吾人可以先對社區發展與社區工作二個概念進行一些內容及特性的歸納，再進行一些分析比較。所謂的社區發展，首先，在概念性質上，有時是指社區層次改變的方法，而有時是指政府在社區層次上的施政計畫與方案。其次，適用對象上，在概念上，社區發展多運用於第三世界國家、農業地區；而在施政層次上的實務對象上，於施政上往往存在普遍性、周全性以及成效可見性的期待，因而，未必完全是以落後或沒落地區為對象。再者，在促成社區的改變上，社區發展強調政府的規劃及資源投入，也強調社區居民的合作參與，雖然有時也會將專家的協助納入，但是此時的專家多是指與改變之目標主題（如農業、公共衛生）有關的專家，但在角色的組合上，往往由政府及居民組織主導。

至於社區工作，則是一種在專家協助下的改變，所指稱的是一種促成改變的專業活動。進而，社區工作強調由專家（如社工師）來動員組織居民及引導改變，專家的角色是核心的。再者，社區工作的對象，即所服務之社區，如果參照社會工作的概念來看，社區工作的對象是那些處於困境及有需求的社

區，且該等社區的居民認知到改變的必要、甚至居民是願意為改變付諸行動的（黃肇新等譯，2009）。當然，所謂的困境及有需求的社區，常常是落後、沒落及被壓迫的社區。

進而，吾人可以將社區發展與社區工作進行一些簡要的比較。社區發展與社區工作存在著相同之點：社區發展與社區工作都是在於促進社區改變，均強調內外資源的統整，及在促成社區改變中，同時會有政府、居民組織及專業人士涉入其中。相對地，社區發展與社區工作存在著不同之處：（1）性質不同：社區工作是指一種藉由專業服務所促成的社區（地區）層次的變遷。而社區發展有時是指一種促成變遷的努力，但也會是指政府在社區（地區）層次結合居民力量的施政計畫。（2）對象不同：社區工作所服務的對象是沒落、落後及被壓迫，而有改變意願的社區。而社區發展，在施政計畫的引導下，固然可能是沒落或落後的社區為對象，但因係為一種施政，而受到施政任務的作用，而會顧及周全性、普及性與政治性，而可能將沒有改變意願的社區納入。（3）專業者的角色功能不同。在社區工作中，改變是由專業者來引導促進的，改變的目標及步驟是專業者依據專業評估而後擬定的，即專業者是促成變遷的核心角色。但是，在社區發展的施政中，變遷的目標是政府政策或由居民所擬定的，甚至工作方法也是範定了的，專業者是作為一種顧問或受雇者的角色，被要求配合已被決定下來的（而未必是適當合宜的）目標及步驟中，而去執行。

綜合而言，吾人可以發現社區發展與社區工作，在內含及性質上是二個不同的概

念。當然，在臺灣易有二者的混用，顯然地與臺灣的社會工作發展乃來自於社區發展有密切的關連。其次，長期以來，各種社區（地區）層次的施政政策乃延續聯合國的社區發展制度而擴張，而存在社區發展概念較常被使用、而較少使用社區工作的情況。

參、臺灣的社區工作發展

就專業方法的角度來看，對專業發展的討論將著重於知識、技能的系統化－專業化，以及對專業教育發展的討論。雖然社區工作是社會工作的方法之一，但是在社區工作的專業人力及教學方面，卻較個案工作團體工作落後。不但在美國的社會工作內涵的發展上是這樣⁶，在臺灣的發展也是如此。

在臺灣的社會工作專業化教育中，在社會工作相關科系尚附屬於社會學系的階段－1950 年初，當時即已開授社會個案工作及社會團體工作課程（林萬億，2000），而「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課程，則在以規劃社會工作教育課程為目標之「全國社會工作教學會議」（1964-71 年），乃將「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或社區工作）列入為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必修課程，而到 1968 年之後乃出現（莫藜藜，2007）。之後，直到 1990 年代間，社區工作課程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到了 90 年代以後，在全球性的社區熱潮中，以社區為單元的施政計畫與專業服務再次受到重視。不少學者進一步探討社區工作（及相關課程）在專業教育中的開授情況，包括沙依仁（2002）、徐震（2005）、卓春英（2008），以及李易駿與鄭如雅（2010）

均著文探討社區課程的教授情況。不過，即使社區工作的專業課程開始受到重視，但是直到 90 年代中期，各校的課程仍以單一課程（3-4 學分）的情況在教授。直到 2000 年左右，乃開始有長榮大學關注於進階課程，開始朝向社區工作課群發展，而後有東吳大學、靜宜大學、亞洲大學開始整合相關課程，設計出以社區工作的相關課群（或學程），並兼及理論及實務課程。

除了課程群組的發展外，研究者也關心社區工作課程的內容單元，研究者歸納出各大學院校社會工作相關學系的「社區工作」（96 年度）課程設計具有一些特色（李易駿與鄭如雅，2008）：1. 在課程體系上，此一課程以三學分為普遍的安排設計；2. 授課教師教授的單元多以社區工作「實務」主題為主；3. 授課教師們雖然努力進行實務性的課程設計，但是，對實務技巧所應納入的教授單元（內容）尚未有共識；4. 多數授課教師採「教學活動」以貼近社區情境，但是其設計的大不同，而突顯出在教學上未能提供學生模擬演練的限制。另一方面，社會工作教育學會於 2011 年委請賴兩陽教授邀請各校教授社區工作（或社區發展與社區組織）課程之教授進行座談，進而提出對社區工作課程之核心單元的建議。

就近年的社區工作教育的發展來看，似乎可以觀察到社會工作教育者及各校對社區工作課程的重視，並且也努力發展出在訓練專業社區工作者上的專業訓練課程。說明了教育者不但重視專業社區工作之能力，且已付諸教育實踐行動。

近年來，除了專業教育課程外，亦有一

些專業人士投入社區工作的專業化發展。首先，長榮大學設置了「社會力研究發展中心」，一方面透過政府的委託案件，派出專業性的社區工作者，到社區中提供實務性的協助，以協助社區組織推動社區工作及落實社區工作的專業協助工作；又透過工作坊的方式，演練社區工作的實務工作技巧及出版實務性的工作手冊。「社會力研究發展中心」於2010年出版《社區整備程度模式》⁷（巨流），即為一實務上的有效工具。

另外，各校教授社區工作課程的教授們結合實務工作者，組設了「臺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會」並定期出版「臺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以提升社區工作之專業化及學術化發展。又臺灣社會工作專人員協會在聯合勸募基金會的支持下於2011邀請9位具實務工作經驗之社區工作教學者，共同撰寫《社區工作手冊》，以提供實務社會工作者可以在社區工作上有更便捷的學習。在這些新發展中，均可見社區工作教育者及實務工作者們在專業發展的努力。

除了專業教育、專業知識發展的議題外，以社區為場域的專業服務—就業機會也是處於弱勢發展的。雖然，臺灣在聯合國倡導下所推動的社區發展政策，1970-94年間，曾期待透過「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進行社區發展人員訓練（王培勳，2005），不過當時社區發展訓練的對象並不以培養全職就業之專業性社區（社會）工作者為主要對象。甚至90年代以後，以社區為對象的政策方案，雖熱鬧而廣泛地推動著，但仍是以社區居民志願服務為主，並沒有提供予專業者太多的服務空間及就業機會。

肆、當前臺灣社區工作專業化發展的挑戰

從專業的角度來看，顯然地，社區工作要稱之為專業、或取得專業上的特質，尚有一些待努力的空間。除了社會工作教育及專業發展上所共通存在的議題，如教學偏重於理論而實務教學不足、欠缺適當的倫理陶養、學生專業能力不足、實習內容及品質不一（沙依仁，2002；周月清，2002；莫藜藜，2007），在社區工作領域中更面臨一些特殊的困難，或在議題的程度上有更為重大的困難。

一、社區工作的理論不足

雖然，理論基礎不足一直是社會工作專業中相當重要的困境。但是，至少在個案工作及團體工作上，經過學者的努力，不但理論這個單元多會被收納在個案工作與團體工作的教科書中。甚至，也可以輕易找到「社會工作理論」（實為社會個案工作理論）的教科書。然而，在社區工作方面，多數的教科書並未介紹社區工作之理論⁸。正如社會工作是從評估分析到干預改變的歷程，社區工作專業服務中所可能運用的理論，亦可能包括分析社區及改變社區的理論。至少在分析社區的部分，顯然會偏向於分析社會結構（社區即是一個小型的社會）的理論。但是，正因為社區工作中視（mezzo）及鉅視（macro）層次的改變與變遷，多數的社會工作系學生，存在對鉅視理論較為陌生，而更顯出社區工作理論對學生的重要性。至於干預及促進變遷之理論，在理論已相當欠缺的情況下，同樣地顯現出學生會因接觸機會少，而

在學習上更為困難。

二、社區工作的實務教學及實習困難

實務性教學及實習一直都是社會工作教育中的困境之一，但是社區工作的議題本質與之不同。基本上，社區工作課程幾乎無法如同個案工作或團體工作課程般，可以有實務演練的設計。雖然，有些教學者會透過實地參訪的方式作為輔助教學以接近實務，但是，參訪所可以看到的往往是「結果」而非過程，不易回應專業教育的核心內容（李易駿，2008）。

至於實習的困境則更大。由於政府的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方案偏重於個案及團體，而在社區領域的方案計畫多透過居民組織以志願服務方式推行⁹，致使社會福利機構所從事的社區服務多屬「到社區提供服務」的社區工作，而非「與社區居民一同促進改變」，更非「改變社區」的社區工作，並未能提供對社區工作有興趣之學生有充分實習的機會。而僅有非常少數的組織（如長榮大學的社會力發展中心）致力於「改變社區的社區工作」而可以提供非常少數的學生實習機會。即或將「與社區居民一同促進改變」的方案（如弘道基金會的健康活力站）納入實習的對象，所可以提供的實習機會亦相當有限。

三、社區工作者的專業服務內涵不明確

雖然，社會工作在因應社會環境新議題下，而存在服務內涵變化的情況，但在社區工作的議題上，更在於專業服務本身內容不明確，而非來自議題的變化。進言之，如果參考個案工作的服務歷程來看待，顯然，對

於社區工作的服務，專業界尚未能提供專業者在各階段工作中所需要的參考準據。

首先，在所謂的開案（接案）及結案階段，社區工作領域似並沒有此等的概念，也少討論在何種情況下的社區是社區工作者的服務對象，以及當社區工作者之服務達到何種情況可謂是工作完成，而適合結案及離開。社區工作仍一直存在於附屬於政府委託案的架構：當政府開始委託－開案、委託案到期－結案，而未有專業性的評量。

其次，評估及發展服務計畫階段。過去，在政府委託的結構下，所謂的評估與發展服務計畫並不是依循專業標準而可以獨立自主地進行，而是受制於委託案或施政計畫（如近年的災區重建案）。近年來，已有關心社區的研究者投入社區能力建構及評估的探討（黃源協與蕭文高，2010；吳明儒與林欣蓓，2011）。這些初步的討論，將有助於後續發展實務性的社區能力評估，以及進一步發展具事證基礎（evidence-based）的服務方案，而利於社區工作的科學化及專業化。雖然如此，社區工作對於服務中的評估與發展服務計畫的方法與標準，在專業領域中仍欠缺共識，而有待後續的努力。

此外，在社區工作領域，很少討論到專業服務記錄。然而，作為一項專業服務，保留專業服務記錄以供檢視是基本的工作。在社會工作的個案工作及團體工作的專業訓練中，多有對個案記錄及團體記錄的嚴格要求，但是在社區工作的專業教育中，幾乎沒有討論到專業服務記錄或工作記錄。即使是近年臺灣社會工作教育學會所進行的系列性課程核心教學單元的研討中，在臺灣地區各

校的社區工作教學中，尚未有任何學校將專業服務紀錄列為教學單元。當然，社區工作教育不討論服務紀錄的可能原因為¹⁰：社區工作多涉及鉅視之結構層面的改變，進而難以確定專業者的努力、以及服務與改變間的關連。又因在執行專業性的干預服務時，又往往是以團隊的方式提供專業協助，因而紀錄所將涉及的層面較廣，也不易統整。再者，即使各項服務資料被收集統整，亦易流於檔案而非專業服務。然而，在社區工作被視為是一種專業服務的情況下，社區工作者有必要如同其他領域的專業服務般，要能紀錄服務的活動及保留記錄。進而在社區工作者的專業活動內涵同時兼及了結構層面的分析評估、服務計畫擬定，干預性的方案行動、會議、一對一洽談協商等多層次的情況下。專業服務紀錄應包括的內容與範圍亦確是一個需要在專業界被討論的議題，又各種不同層面的記錄將如何被整合，亦需要在專業界形成共識，以利專業成熟。

四、以社區工作為主要服務方法的就業機會稀少

雖然，在社會工作的機構中，並不以工作方法來區分機構，而是各機構視其服務對象及方案的需要而雇用綜融性（generalist）的社會工作人員。但是，在實際的情況中，機構所雇用的社工人員，多投入於個案工作或團體工作。雖然，有些機構會雇用社工人員為社區提供方案及服務（如常見的課後照顧），與社區居民合作而共同進行方案推展（如弘道基金會的健康活力站），但鮮少有社會福利機構派出所雇用的社工人員進入（駐）

社區進行社區改變的工作¹¹。就臺灣地區的情況來看，持續進入社區協助社區改變的機構，除了一些協助社區組織推動社會福利關懷據點的機構（如弘道基金會、愚人之友基金會）外，則是災後的社區重建服務方案。亦即，社區工作專業方法並沒有適當的使用，也未有充足的就業機會。當然，專業方法的普遍運用與工作機會二者間的關聯是相互作用的。

伍、展望：代結語

社會工作服務原具有高度的公共依賴特性（林萬億與沈詩涵，2008），而社區工作又是其中與政府施政的關連度更為緊密專業活動，政府在社區型施政中的態度與立場高度影響社區工作的空間。

作為專業方法的社區工作，當然要有以社區為對象的服務場域乃有專業服務的空間。就臺灣目前的情況來看，似存在著專業技能發展未成熟、專業方法未普遍運用，及欠缺展現專業表現之工作機會的困境，而三者間又相互糾結。進而，在期待社區工作專業方法發展的努力上，亦有待於從這三方面分別發展，進而達到相互支援發展。

一、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術發展

固然社會工作在知識與實務技術發展上是略落後於社會及學術界的期待的，而社區工作的發展則是更為落後的。但是，如前所析，關心社區工作之學者們，包括歐美學者及本土學者的努力，一直朝向發展體系化的知識努力，並致力於歸納實務性的工作技

巧。當然，在專業知識與實務技術的發展上，一方面要進行理論性的論述。另一方面，則有待在實務性的社區工作專業服務中，累積對個別社區的個案性服務經驗，進而進行成功經驗的分析與有效因素的探討。在臺灣，關心社區工作的學者已組成專業團體，透過專業團體推行的定期研討會、期刊論文分享，進行理論與實務經驗的知識累積。當然，目前的一些小小的累積，仍需要更多的學者投入，而有共同的努力。

二、具體的專業服務效果

在社區工作依賴於政府施政計畫的情況下，若非專業者的服務能呈現具體的服務功效，否則難以說服政府及社區組織，改變原來以志願服務為主的社區施政輸送模式，而朝向由支薪之專業者提供服務的模式。當然，社區工作者的服務績效，一方面建立在體系性的專業知識基礎上，同時也依賴經驗豐富的實務工作者，將知識架構運用在服務中，而轉換為服務績效。一旦，社區工作的專業知識及實務技術可以有適當的發展建構，則可以進一步提供實務工作者可以發展出事證基礎的服務，而更強化專業社區工作者的專業服務效果。另一方面，專業團體若可以提供實務工作者分享實務工作的平臺，則亦有利實務工作者們，可以對於實務工作上的困難及議題，進行分享，進而有利專業服務效果之擴張。

三、透過社區工作機構提供就業機會

固然在以社區為對象的政府施政計畫僅提供很少數的就業職位，努力爭取提供更多

的就業職位當然是需要努力的。但是，就業機會－職缺往往是專業化的目標與結果，而在專業發展的初期，乃依賴專業知識與服務效果作為取得委託人信任，一旦被接納而獲得就業機會、有更多的專業性服務機會，乃可以豐富專業知識與確保專業服務效果，而達到專業化的結果。以目前臺灣各社區（社區組織）的情況來看，絕大多數的社區並沒有能力支付專業社區工作者的工作薪酬，事實上，也並非每一個社區都是需要專業者提供協助。而透過設置專業服務機構（組織）、由機構聘用社區工作者、承接委託方案及對需要專業協助之社區提供服務，則是一個可行的方向。事實上，臺灣已有不少的縣市政府將輔導社區的工作透過方案委託的方式，請所謂的「專業團隊」（或協力團體）進行各社區之輔導與協助。祇是因為常出現所謂的「專業團隊」對社區的認識不深、專業服務效果不穩定，而影響縣市政府的後續委託意願。目前的此等情況，則一方面說明了縣市政府對專業的期待，亦顯現專業社區工作者的機會。

綜合上文的討論，吾人可以發現，雖然，臺灣的社會工作已在專業化的努力上達到初步的成果，但是就其中的社區工作來說，從專業服務理論、實務工作技能與效果、及就業等領域來看，與專業化的水準及期待尚有一段距離。本文的目的，並沒有意指著社區工作將自外於社會工作專業，而是要強調社區工作要能跟上社會工作的專業腳步。另一方面，本文亦不主張社區工作與社區發展一切為二，乃在試圖找出透過專業社區工作者協助政府推動社區發展（社區型計畫）方案

的策略，即透過社區工作專業能力的提升、透過專業組織團隊常態化，而可以與政府部門有好的方案合作關係，將需要協助的社區引導到可以自立自助的地位。本文的這些期許，指向了許多有待努力的工作，這些待努力的工作是關心社區工作、關心社區工作

方法的專業者及實務者需要共同持續努力的。(本文作者為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少福利學系副教授)

關鍵字：社區工作、專業、社區發展、社會工作

註釋

- 註1：美國及英國學者對社區工作概念的使用也當當分歧。有些美國的學者，使用社區組織（community organization）來包括專業者協助人民促進社區改變的工作。如 Farley, Smith and Boyle (2006)。不過亦有學者使用與社區一同工作（work with community）的方式來表達社區工作。如 Meyer and Mattaini (1997)、Ambrosino, Hefferman, Shuttlesworth and Ambrosino (2008)。又有些英國的學者直接使用社區工作（community work），而英國學者在使用社區工作時，有時是指社會工作的一部分，有時又不是社會工作的一部分，英國的部分可以參見 Mayo (2002)。為避免議題分散，本文不探討英國美國的情境與使用，而直接以臺灣的背景來討論。
- 註2：各種社區型的政策、包括社區發展、福利社區化、社區關懷據點、社區總體營造等政策的成效，並不是本文關懷的核心，乃不予檢視及說明。
- 註3：Ross 為聯合國的社區發展顧問，其所倡導的社區發展原則為：個人的基本尊嚴和倫理的價值；每一個人都有其處理個人生活的潛能與資源；人們有獲得基本生活資源的權利；個人為了改進其生活及環境而有奮鬥及努力的需要；當有必要及在危急時可幫助別人的權利；與個人息息相關的社會組織是重要的；鼓勵個人成長及發展的社區氣氛之必要性；個人參與其所屬社區事務的權利及責任；以討論、會議及諮詢作為解決個人及社會問題之實用性；自助而後人助等。
- 註4：在 1980 年以後，隨著臺灣社工員制度的建立，在很短暫時期，曾有社工員兼辦社區發展、提供對社區之輔導（鄭怡世，2006）。但隨著社區發展協會轉型為人民團體，社工員則不再辦理社區發展工作。
- 註5：此處作者無意探討專業的定義及標準。有關專業定義與標準，大致上可以有「特質論」（traits），強調專業與一般職業的不同，以及專業在社會整合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以 Greenwood (1957)為代表。相對地，「權力論」強調專業與國家、專業與政治菁英、以及專業與市場及階級體系之間的關係，視專業透過權力的運作來尋求職業的保障與市場的壟斷，如 MacDonald (1995)。本文作者及在於社會工作的共同專業特性中探討社區工作

。另外，Wilensky (1964)則採取「過程論」，而認為應關心的是專業的發展，即專業會依一定的過程朝向專業化發展，從全職工作、專業訓練機構、專業組織、法律保障、直到倫理規範的建立而形成一門專業。

註 6：社區工作被納入社會工作的工作方法，在時間上乃在 1939 年才被討論及在 1944 年乃被認可納入課程，而個案工作及團體工作則分別在 1920 年及 1930 年即獲得認可 (Farley et al, 2006)。又即使是查閱美國的社會工作及三種工作方法的教科書，社區工作在教科書及工具發展上亦是相對落後。

註 7：鄧湘漪、陳秋山 (2011) 亦翻譯 Stepney, Paul and Popple, Keith (2008) 的 *social work and Community: a critical context for practice*. (心理出版社出版) 亦有助於社區工作專業知識的中文傳播。

註 8：目前已有李易駿 (2012) 之「當代社區工作：計畫與發展實務」(三版)、姚瀛志 (2011) 之「社區組織理論與實務技巧」有納入理論單元。另李增祿 (2007) 之「社會工作概論」之「社區工作」章，有將溝通理論、決策理論、均衡發理論、基層建設理論及計畫變遷理論列為社區工作理論並進行介紹。又雖然 Rothman (1979) 所提出的三大工作模式或可謂是社區工作的理論，但三大工作模式仍以原始模型被傳播，但並沒有被適當的補充或修正

註 9：在臺灣，以志工方式推動社區變遷的社區組織，因未有專業人員，不符實習的要求。

註 10：除了學理上的可能原因外，在臺灣的經驗中，社區工作乃被等同於社區發展、特別是政府施政中的社區發展計畫與方案，而即使是近年的社區總體營造，其屬性及主軸仍不脫施政計畫的性質，而強調對政府的結案報告與核銷，而非專業者在專業自律要求下的服務紀錄。另外，美國的社會工作多關心於個案與團體社會工作，雖部分涉及社區診斷評估及干預服務，但仍未如同個案工作團體工作般，強調專業服務的總體紀錄。

註 11：在臺灣的情況，即使是社區營造相關機構，所雇用的專職及專業人員也相當少。

📖 參考文獻

王培勲 (2005)。〈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的成立及社區發展季刊的發行〉。《社區發展季刊》。119：128-136。

臺灣省政府府社會處 (1990)。《臺灣省社區發展二十年專輯》。臺灣省政府社會處。

甘炳光、莫慶聯 (1996)。〈社區工作的定義與目標〉。於甘炳光等編著，《社區工作—理論與實踐》，頁 1-31。臺北：五南。

沙依仁 (2002)。〈社會工作專業教育之現況及發展〉。《社區發展季刊》，99，5-24。

李易駿 (2008)。〈實務取向的「社區工作」課程教學改進研究：行動研究的分析〉。《靜宜大學

- 人文暨社會科學報》，3：1-26。
- 李易駿（2012）。《當代社區工作：計畫與發展實務》。臺北：雙葉。
- 李易駿、鄭如雅（2008）。〈當前社會工作的核心內容：內容分析的初步探討〉。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社區工作教育發展與實踐」學術研討會手冊。
- 李增祿（2007）。〈社區工作〉。於李增祿主編，《社會工作概論》（增訂五版）。臺北：巨流。
- 卓春英（2008）。〈臺灣社區工作教育之省思-由高雄縣社區工作實務經驗談起〉。發表於靜宜大學社區工作教育發展與實踐研討會。
- 林萬億（2000）。〈我國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教育的發展〉。《社會工作學刊》，6，125-163。
- 林萬億（2006）。《當代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臺北：五南。
- 林萬億、沈討涵（2008）。〈邁向專精之路：臺灣社會工作的下一步？〉《社區發展季刊》，121，頁 199-233。
- 姚瀛志（2011）。《社區組織理論與實務技巧》。臺北：揚智。
- 徐震（1985）。《社區與社區發展》。臺北：正中書局。
- 徐震（2004）。〈臺灣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的異同：論社區工作中微視與鉅視面的兩條路線〉。《社區發展季刊》，107 期，頁 22-31。
- 鄧湘漪、陳秋山（2011）。《社會工作與社區：實踐的批判性脈絡》。臺北：心理出版。Paul Stepney, and Popple, Keith (2008)的 social work and Community: a critical context for practice.
- 莫藜藜（2007）。〈臺灣社會工作學科教育的發展與變革的需求〉。《社區發展季刊》，120，30-47。
- 徐震（2005）。〈社區工作教學與實務的結合〉。《東吳社會工作學報》，12，1-18。
- 黃源協、蕭文高（2010）。《社區工作》。臺北蘆洲：空大。
- 黃源協、蕭文高、劉素珍（2009）。〈從「社區發展」到「永續社區」-臺灣社區工作的檢視與省思〉。《臺大社會工作學刊》。19：87-132。
- 黃肇新、邱靖媛、朱洪漢（譯）（2009）。《社區整備程度模式：成功轉變社區的指引》。Community Readiness: A Handbook for Successful Change. 臺北：巨流出版。
- 曾華源（2007）。〈建構服務品質為導向的臺灣社會工作專業制度〉。《社區發展季刊》，120：106-114。
- 鄭怡世（2005）。《臺灣社會工作發展的歷史分析》。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論文。
- Ambrosino, R. Hefferman, J., Shuttlesworth, G., and Ambrosino, R. (2008). Social Work and Social Welfare: An Introduction. Belmont, CA : Thomson Brooks/Cole.
- Farley, O. W., Smith, L.L., and Boyle, S. W. (2006).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10th.) Boston : Pearson/Allyn and Bacon
- Ross, Murray (1955). Community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姚克明與王慧娣譯

(1984)。《社區組織的理論與實際》。臺灣省公衛研究所。

Mayo, Marjorie (2002). Community Work. In Robert Adams, Lena Dominelli and Macolm Payne (eds.), Social Work : themes, issues and critical debates. (2nd.), New York: Palgrave.

Meyer, C. H. and Mattaini, M. A. (1997). Community Work. In Robert Adams, Lena Dominelli and Macolm Payne (eds.), Social Work : themes, issues and critical debates. (2nd.), New York: Palgrave.

Rothman, Jack (1979). Three Models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Practice, Their Mixing and Phasing. In Fred M. Cox, John L. Erlich, Jack Rothman, John E. Trowman (eds.), Strategies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Macro Practice (3rd.), Illinois: Peacock Publishers Inc.